

李卓皓二三事

(本文插圖刊第42頁)

●胡有瑞(中央日報撰述委員)

我國生化研究園地的拓荒者——李卓皓博士，日前不幸逝世，消息傳來，大家都感到惋惜和傷感。

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就難過地說：「他的走，我只能說，這是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一大損失。」

對好友的遽去，吳博士是不勝依依，但更令他悲傷的是：國內科學發展苗圃又少了一位併肩耕耘的伙伴。

製造荷爾蒙成功

民國六十年的元月初，紐約時報在首頁刊出這樣的消息：以李卓皓博士為首的加州大學醫藥中心的一羣基本研究科學家，首次製造控制人體生長的荷爾蒙成功。

除了消息，紐約時報的首頁還刊出了一張三欄寬，李博士展示這種荷爾蒙的鏡頭。

這一消息，轟動了國際，更為國內帶來了驚喜和驕傲。當時任國科會主任委員的吳大猷就對筆者說：李卓皓先生今天的這項碩大收穫，是經年累月繼續努力研究的結果，絕不是僥倖、偶然得到的。

那時才五十七歲的李博士，已經默默地在實

驗室中努力了卅二年，而這一生長荷爾蒙的製造研究成功，對癌症的治療、肥胖症、傳染病毒、各種損傷、心臟疾病與新陳代謝都開啓了控制及研究的途徑。

經過國內新聞界的介紹，李博士的成就，為國內大眾所矚目，對他的故事和研究精神也就極為嚮往。

這位舉世注目的荷爾蒙權威，曾這樣形容過荷爾蒙：「這是很意思的東西，它掌握了人類生理的構造和活動：男人、女人、陰陽人、長不大的孩子、不漂亮的女孩子、牛山濯濯的男士，要刮腿毛的小姐、性慾的強弱、生男育女以及癌症，都和荷爾蒙有關係。」也就因為這一原因，在美國加州大學的李博士，收到國內大批信件，有人想長高找他；不孕也找他，頭髮禿了也寫信去求助，民國六十五年當他回國時，他就一再強調：「我不是醫生，祇是研究生物化學的人。」

一顆熱切愛國心

那次李博士歸來，住在台北市的統一飯店，一天的下午三時，就在飯店的廳堂中，他接受中央社黃肇珩小姐和我的訪問。

一見到我們，他就忙問我倆是不是學科學的

，一聽我們只是新聞系的畢業生，他就說：「國內一定要有學科學的人專任科學記者，科學研究的風氣才會興盛。」

他說，美國有專門跑科學新聞的記者，他們正確、詳細地報導最新的科學發展和進步情形，使大眾了解科學家們的努力，進而也獲得許多科學的常識，也使各基金會主動地拿出錢來，支持科學研究工作。

他還一再強調：美國科學的發展，新聞記者有着很大的功勞。

短短的幾句話，在當時帶給我們很多的啓示，也使我們知道：不僅採訪科學新聞是要專人做，就是發佈科學新聞，也該由專家負責。

在談話中，李博士親切又風趣，艱深的學問，他用通俗的解釋，使人聽來清楚又明晰，那時，直覺地感到，這位國際著名的科學家，懷抱着濃濃的家國之思。

他說，民國五十五年他第一次回到台灣，連續講演三十次，結果是，許多青年就在他懇切的話音牽引下，選擇了生物化學。一粒粒知慧的種子，就在他有心的播種下植在各學校。

杏壇一段忘年交

每次回國，李博士都會到胡適墓園獻花致敬。他曾這樣說過：「如果我今天的這點成績，還稱得上成就的話，我願意誠摯的奉獻給我所敬愛的胡適之先生。」

原來，早在李博士還在加州大學着手寫博士論文時，正巧胡博士到加大演講，對這位仰慕已久的大師，李博士趕緊趨前自我介紹：「那時，我還是個籍籍無名的『小』學生，但胡先生一點也沒架子，對我非常的客氣和親切。」

民國三十四年，李博士已開始在科學界展露頭角，當他到紐約演講時，特別去看望也住在紐約的胡適。「我沒有想到胡先生見到我後，居然還記得我，我非常關懷我的研究工作，不斷給予我鼓勵。」

李博士稱那是次「刻骨銘心」的說話，對他往後的做研究和為人處事都有影響。「胡先生不僅是一位思想家、文學家，也是位卓越而有遠見的教育家。」

這種忘年交誼，李博士極為重視，他曾說過：「在我心中，胡先生永遠是我最尊敬的師長。」

基於這種情懷，民國四十七年，當胡先生返國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，邀請李卓皓回國講學，他立即欣然就道。那時，雖然他已在加大主持荷蘭蒙研究所，但對國內學術界來說，他是位陌生者。

善於識才的胡適，認定這位年輕人必然會在國際生化研究上大放異彩，他提名李卓皓為中研院院士候選人，接着獲得投票通過。

擁有着中研院院士頭銜，在榮譽和鼓勵中，他更加努力，十三年後，他終於將自己研究所得轟

動國際醫學和科學界。雖然胡博士沒有目睹這一切，但是李博士常對人說：胡先生已經不能再當面鼓勵他，但是胡先生的風範和嘉勉，却是李博士克服研究困難的一股力量，使他不斷勇往直前。

妻子美慧家庭好

「他的事業就是我的興趣。」這是李卓皓夫人盧盛懷女士常對人說的一句話。

美好的家庭，賢慧的妻子，以及三位學有所成的子女，是李博士在科學研究成績以外，人生最大收穫。

李博士是廣東人，李夫人則是江西籍，他們同為金陵大學的校友，他倆共同的好友曾這樣形容過他們年輕時候：盧盛懷是一位極純真聰慧的女孩，功課頂呱呱，處事精明俐落！李卓皓是一位又會玩又會讀書的好學生。

也是加州大學農經碩士的李夫人，在子女來臨後，就放棄所學，全心持家，更一心地支持及維護李博士的身體和事業。

她曾經這樣描述過他們的家居生活：

我們的日常生活很簡單，與一般當教授的沒大分別。因為不喜交際，應酬不多，通常應付着一些職責所在不能免的就算了。私人朋友方面有時約好加大幾位中國教授夫婦上小館子便飯，談談校中時事。至於校外幾家好朋友，一年聚幾次，有時忙起來，可能幾個月才見一面。

李先生習性整潔，喜歡家中窗明几淨

，一塵不染，報紙書信物各有定所，不准亂放。他的母親說他自幼如是，很年輕的時候，每晚睡前必將脫下來的衣褲，摺得平平的，鞋子襪子也都小心安放。他愛聽音樂，欣賞中西畫或收集些各國的新紙幣及郵票。可惜工作繁重，少有閒情雅緻去享受，偶爾夜間睡前要是不太累，他會抽一點工夫將那些寶貴的郵票拿出來，分門別類貼入簿中。

因為醫學院在三藩市，李先生得每天過海兩次公畢回家時常是七點半以後，飯前喝一杯雞尾酒，飯後就出去散步，一邊走一邊談談日中他實驗室的工作人事，以及科學發展的新方向，我雖不是讀科學的，但他的事業也就是我的興趣。晚上很少看電視，有時我們會聽聽十一點鐘一日最後一遍的新聞報告。每週五天大概這樣過去。星期五晚上我們常駛車出城去海邊度週末，星期一早上很早回城。

那邊安靜是讀書的理想環境，廿世紀的科學發展奇速，每月李先生需親自過目的科學刊物不下五十種，凡與他研究範圍有關的文章，更要細讀，因此我們出城時，他的兩個公文皮包總塞得滿滿的，裏邊除了科學月刊季刊外，就是他自己寫了一半的文章，別人請他批評的文稿，請他修

改的寫作以及學生的論文。所以說去海邊投身在大自然的環抱中是對的，至於擺脫日常事務却辦不到。

然而在絕無人影的沙灘上散步，或靜坐巖石呆看浪花，確使人思想清新，見解明哲，一個科學研究者的思流是很少止息的，無論是日光浴或散步，他研究的題目總歸是深思的中心。我們兩人都愛讀科學家傳記及通信，遇有特別人情味的段落時，則讀出來彼此欣賞，我們很注意學者的

人品，所以不管學問怎麼好，人品不優秀，我們就不佩服了。李先生為人正直，不苟且，不為利誘，亦不怕威脅，他對工作，為人處世都抱這樣的態度，他對他的學生們十分關切，通常這都是生物化學系裏的高才生，已經到了候補博士學位的程度。在研究所中，這班青年一部份時間做研究，一部份時間跟他寫論文，李先生為關切他們的學業和前途，對他們的管教很嚴，可謂從不姑息，經常被叫到他私人辦公室去訓斥一番的大有人在，可是他們對他的敬愛，使得他們順受無怨。因為他在國內外生物化學界的地位，加大生物化學系、化學系、以及國內外其他各大學遇有資歷考慮問題，時常都要徵求他的意見，他於慎重分析所有的資料後，總是給一個最公平而坦白的答覆，既不將就，更不肯講人情，就因為這樣，他會無意中得罪同行，可是他並不在乎，我認為這是純粹科學家應有的態度。

生活歷練與品味

我們的兒女都已成長，分別工作各處難得一家人在一塊兒，對不住，你要的相片不能奉送了，希望這封信回答了你想要知道的。

樂觀、勇於奮鬥，這是李博士的心性。他常告訴學生，不要怕失敗，因為「失敗是個很好現象。」以做實驗來說，沒有人能一帆風順，總有做不出來的時候，做不出來沒有關係，繼續不斷地做，一定會成功的。

絕不要悲觀，他說，悲觀會使人失去創意和創造力，唯有樂觀的心情才能發揮衝動。

由於他是一個歷練過生活，也懂得人生的學者，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他堅持這樣的原則：要快樂才能樂觀，包括塑造一個快樂的環境，保持一個快樂的心境，維繫一個快樂的人際關係。

每遇到初抵美國的年輕人，他都告訴他們，一定要保持家庭的和諧，他教給大家的方法是：不能吵架，也絕不能對太太說不。

他更告訴學生：家庭快樂是成功之本。樂觀而奮鬥，勇於面對挑戰，善於品味生活，是生化學家李卓皓一生的寫照，如今，他不幸逝世，留給世人的將是連串成功的科學成果，而帶給友人的，却是無盡的思念和無限的懷思。

聖文 少年 行 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 著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多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